



天子謀

青珏◎著



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子谋 / 青垚著. —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
2009. 10
ISBN 978-7-5385-4136-6

I. 天… II. 青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83495 号

天子谋

策 划: 刘 刚
作 者: 青 垚
责任编辑: 王天明 熊晓君
特约监制: 孟 祎 杨 俊
特约策划: 陆 露
特约编辑: 刘芳林
特约印制: 徐冬梅
装帧设计: 门乃婷
出版发行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(130021)
印 刷: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: 710×1000mm 1/16
印 张: 20
字 数: 316 千字
版 次: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385-4136-6
定 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不要天下，但得一人，可以在那州郡大道之上，旁若无人地缠绵。

第一章·001

开门就破财

第二章·017

月明人倚楼

第三章·040

人生足别离

目
录



CONTENTS

第四章·040

客来桃叶渡

第五章·072

月暗孤灯火

第六章·090

夜雨透关山

第七章·106

有恨无人省

第八章·120

转身隔汀洲

第九章·134

似是故人来

第十章·151

山青横云破

第十一章·164

岐山惊闻讯

第十二章·176

心安即吾乡

第十三章·189

谈笑皆兵马

第十四章·201

前生乌衣巷

第十五章·213

河畔木叶声

第十六章·225

万物为刍狗

第十七章·241

军中谈契阔

目
录



CONTENTS

第十八章·259

欲辩已忘言

第十九章·277

请君同入瓮

第二十章·295

月凉千里照

乱世，京城。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

一架宽大的板车在郊野小道上蹒跚而行，四个轮子碾在地上，周身咿咿呀呀呻吟不已，只怕一快跑就得散架了。夜色薄雾中隐约可见车头挂着一盏红纸灯笼，上面浓墨写着一个隶体的“苏”字。字迹漆黑，红纸鲜艳欲滴，照见路上三尺远的道，在这初春的夜里显得分外诡异。

拉车的是几匹骡子，跟那板车一样不得劲。赶车人裹着一件大皮袄子，缩着脖子，埋着头，晃晃悠悠地瞌睡，有一下没一下地打着骡子。忽然前路上一声震喝：“呔！钱财留下，要命的快滚！”三个高大的汉子当先拦住板车，其中一人便点起了一支火把。

骡子猝然止步，那车“嘎”的一声停下。空气中是沁人心骨的冷冽，郊野的空旷透出一股寂静，使得那骡子蹀躞的声音空洞地回响。赶车人仍然缩着头，裹在皮袄子里一动不动，火把微弱的光线中看不清他的面目。

三个剪径的盗贼互相看了两眼，觉得有些古怪。为首那人方脸阔额，胆色也最好，抢上前去揭开那板车上的毡布。车上高高地堆着货物，那人拿火把细细一照，上面全是木材。外面散放着几块棺材板，都系着绳索。木料最高处，却豁然放着一具旧棺材，斑斑驳驳还沾着泥土。

第一章



开门就破财

那剪径的汉子心底生寒，才一起了怯心，就听那棺材里夜猫子似的嘶声怪笑，声音又尖又邪，“嘎嘎嘎”三声。两个站在赶车人前的盗贼惊得跳了起来。便见那赶车人缓缓抬起枯老的双手，抱着脖子转了两下，竟把头拧了下来，胸腔里咕噜噜两声喉音，含糊沙哑道：“拿去……吧。”

赶车人的双手捧着把头一抬，一张干枯惨淡的死人面孔赫然出现在两人眼前，眼珠突出，目下流血，既惨烈又恐怖。三个汉子瞬间跳了起来，“啊——鬼呀！！”一边喊着一边落荒而逃。虽是年轻力壮，身手敏捷的汉子，却因为惊吓，逃得跌跌撞撞，连滚带爬。

车头上的红纸灯笼刹那熄灭，周遭一片黑暗。半晌，有轻微的挥鞭声，骡子们又再起步，板车再次惨叫着往前奔去。车上的棺材里扑腾扑腾响着，过了片刻，棺材盖子抽了开来，黑暗中一个纤巧的人影灵活地爬了出来。

那人影推好棺材盖子，拉着绳索走到板车车头，挨那无头的赶车人坐下，不知从哪里摸出一个火折子，摇了摇，小心地摘下灯笼罩子，将那熄灭了的灯芯点燃。淡淡灯光下，一个十四五岁，眉目清秀的少女吹熄了折子上的火苗。

那少女虽穿了一身男装却掩不住俏丽，望着赶车人银铃一般笑道：“快走，到城边大路了，出来透口气。”说着，便一手夺过赶车人抱着的人头，一手解开赶车人的衣领。那赶车人伸了伸脖子，从衣领中露出脑袋，沧桑的脸上写满笑意。少女便捏着嗓子用刚才那怪笑声“嘎嘎”地笑了起来。一老一少相顾大笑。

少时离了小道，走上进城的官道，天光已透着青白，赶车的中年人咳了一声，道：“少东家，外面冷。”

苏离离摇了摇头，不应，忽一眼看见手上拿着的木雕鬼脑袋，便对着那人头做了个怪相，扬手扔到了车后面的木料堆里，笑道：“这些个强盗，杀人放火都敢做，却怕鬼。”听那板车“吱吱”地响，又道：“程叔，车该修修了。”

程叔赶着车，叹道：“京城边上都闹起强盗来，这天下果然乱了。少东家，今后你别跟车了，路上不太平。”

苏离离却笑得格外灿烂：“千亏万亏亏不着咱们，越不太平咱们越能挣银子。”她望着渐渐清晰的官道，仰头哼起了一首婉转的山歌。

这悠扬的歌声一路唱进了城，城里的街市渐渐苏醒。板车驶过如意坊后面的菜市，停在街角的一道小门前。苏离离利落地跳下板车，找小门的钥匙，一



面对程叔道：“你买点菜，我去前面开门。”

程叔便就近买了两支笋，卖菜的农家早已认熟了他们，望着苏离离开了那小角门进去了，笑道：“老程，又去拉板材了。你们家离离可不容易啊，小小年纪就独个经营铺子。”

程叔回道：“祖上传下的，守着过活吧。”

卖豆腐的田婶也插话道：“今年夏天一过，离离也该十五了。这眉目俊俏得，倒跟个大姑娘似的。”

这回程叔但笑不语。

远远的，只听苏离离大声叫道：“啊——谁他妈死在我门口，可真会挑地方！”

代写书信的王先生摇头轻叹：“就是粗鄙了些。”

程叔连忙放下白菜，转过街角，到了店铺大门前。苏离离抱着一块门板，皱着眉，咬着唇，纠结地注视地面。门前台阶上果然趴着一个人，衣衫褴褛，浑身洒着暗红的血迹，一动不动，不知死活。

程叔抢上前去将那人翻过身来，拂开他脸上的乱发，叫道：“小兄弟，你醒醒。”那人唇色干涸，面目消瘦，喉头涌动了两下，却怎么也睁不开眼睛。苏离离搁下门板就往外走，程叔问：“你做什么？”

苏离离道：“他还没死，我叫官府来把他收去。”

程叔道：“离离，把门打开。”

苏离离一下子站住。程叔平常都称她少东家，一旦叫她离离，说的话苏离离就不好拒绝了。于是她折转身，又拆下一块门板。程叔便抱起那人，进了店铺大门。苏离离转身，见门前聚了好些人，怜悯的少，看热闹的多，有人笑道：“那孩子是看准了地方，跑到棺材铺来死，嘻嘻。”

苏离离心头恼火，冷笑一声：“可没错，他是个会挑地方的，你死了可别挑到这里来。”说罢，也不看那些人，径直进了大门，将门板对上，“砰”的一声按实了，只留下铺面门楣上“苏记棺材铺”几个大字映着朝阳熠熠生辉。

苏离离穿过铺面正堂排列整齐的成品棺材，斜插过一道影壁，到了后院。后院原是个天井，堆着散乱的木料，整板花板一应俱全。苏离离直奔楼梯下小角门那间小工住的临时木阁子。程叔正半扶着那人，喂他清水。



那人没醒，却将水咽了下去。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破，左腿裤管更是沾满了血迹。程叔缓缓卷起他裤脚，苏离离便倒抽了一口冷气。他小腿上伤口狰狞肿胀，骨头几乎要戳了出来。苏离离瞪目结舌道：“他……他……怕是活不下去了。你把他弄进来，莫要死在我家里。”

程叔叹道：“他不过是个孩子，死在这里也好过曝尸荒野。”

苏离离手指头一点，铿锵有力地说：“他要死在店里，我只有薄皮匣子给他！”话音刚落，顺着自己纤长的手指，便见那人不知何时睁开了眼睛，正幽幽地望着自己。他虽面目染着脏污，眼珠子却乌黑明亮，眼神冷冽而沉静，像失群的幼兽，既胆怯畏惧又戒备凶狠。

苏离离被他望得愣愣的，猝然收了手，拔腿就往外走。程叔叫道：“你又做什么？现在官府哪里还管这些事。”

苏离离一边走一边仰天长叹：“无事出门就破财，这回破财破到家里来。我去找个大夫！”

将近傍晚时，大夫晃晃悠悠地带着小学徒离开棺材铺，临去带走了苏离离五两四钱银子，足够苏离离吃喝半年了。苏离离暗自心痛之余，跌足懊悔，怎么这么蠢，竟请了个最好的大夫。不仅给他全身裹了伤，还开了无数的方子嘱咐熬给他喝上三五个月，这下亏本亏大了。

苏离离愤愤地切着豆腐，撒了几颗盐。为了这小子，她歇业了一天没开门。上门做活的木工也打发回去了。这会该吃晚饭的时候，程叔却不得不去送货。她将肉末排在嫩豆腐上码好，搁到水汽缭绕的蒸笼里小火蒸着，又转到外面院子的菜畦，摘了四棵葱翠的白菜。拿到厨房，摘了叶子洗净，想了想，细细地切碎，用虾米碎菇煮烂收汁。

待那青菜烧好起锅，苏离离便把蒸笼揭了盖。上层是鲜嫩细滑的豆腐肉末，下层是松散清香的米饭。用一个白瓷敞碗各盛一半，添了两箸美味多汁的青菜，苏离离端着碗来到那木阁子里。下午大夫给他正骨时，他便昏了过去。这人真是倔，死死咬着牙，不肯出声，眼睛一翻就昏过去了。把苏离离给吓得，还以为他真死了。

苏离离搁下碗，坐到床边，用手指戳他额头：“喂，醒醒。”

那人不动，昏睡的脸上血迹泥浆已洗干净了，有些青涩稚气，虽是蜡黄脸

色，却是剑眉薄唇，挺直的鼻梁。苏离离心中龌龊地想：他这副样子是手不能挑，肩不能扛，委实没用得很，一张脸倒长得不赖，只怕卖到那啥的地方还能做个头牌……

她正胡思乱想，那人动了动。苏离离赶紧推推他肩膀：“你快醒醒，再睡就得饿死了。”那人一醒便微微皱了皱眉，待得睁开眼睛看到苏离离，神色便又平静冷漠起来。苏离离大是不悦，骂道：“疼就疼吧，装什么样？！撑死的英雄，饿死的好汉。这里有饭有菜，有本事你别吃，省得放低了你的身段！”她把碗重重地一敲，端起来，用勺子扒拉饭菜，鲜香四溢。

那人咬牙望着她。苏离离道：“想吃吗？”

他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微不可察地点了一下头。

苏离离嘻嘻一笑：“你若还这样恶狠狠地看着我，我便不给你吃。你纵然恨得我咬牙切齿也只得活活饿死。”

那人眸子一低，不再看她，只望着床沿。他此时肯俯首低就却比先前冷然的样子更加无助。苏离离心头一软，放了碗，将他扶起来，嘴里却道：“现在才知道低头，白白找人骂。”将枕头给他塞好，让他半倚在那枕上，苏离离端了碗一勺勺喂他饭菜。

豆腐入口即化，那青菜她也切得极碎，无须怎么费力便咽了下去。那人默默地咀嚼，眼神不再凌厉，却沉默异常。苏离离喂他吃完，放下碗，用手帕给他擦净了嘴，又端了水喂他。那人也喝了，苏离离便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他漆黑的眼珠子不看苏离离，却望着虚空，不答。苏离离皱眉道：“怪不得你连正骨都不叫唤，原来是个哑巴啊。不知道上辈子做了什么恶事，这辈子业报现眼前。”

他额上的青筋跳了跳，就在苏离离端了碗要走时，他忽然开口，沙哑地问：“什么是薄皮匣子？”

苏离离万料不到这人第一句话是这样问她，愕然半晌才反应过来：“就是废料做的薄棺材，一百钱一具。”她咽了下口水，“那个……实在没钱，白送也行……”因她早晨说要给他睡薄皮匣子，此刻见他问不由得心虚，声音便少了底气。

“我的腿怎么了？”他仍然望着床沿，淡淡地问。

“骨头折了，大夫已经给你正好了。”苏离离机械地回答。

“能好吗？”

“若是骨头接得好，你也好好休养，不一定会残疾。”她照样把大夫的话说了一遍，心里诧异，怎的他倒像是主子，她倒像是奴才，有问必答。

他听完，不再问，慢慢撑着身子倒下去躺着。

苏离离愣了半天，觉得不对，此人不明事理，需得跟他说明白。她径直走到他面前，一手端着碗，一手指了自己道：“喂，你记住了。我，叫苏离离，就是离离原上草的那个离离。我救了你的命，是你的救命恩人。”

他默默地看了她两眼，漠然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丝毫没有衔环结草的感激之情。苏离离有些来气，指着他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哪里，何方人氏，有钱没钱，叫你家人来赎你。”

他闭着眼睛道：“没家没人，更没有钱。”

“连名字也没有？！”

“没有。”

苏离离看他倒在那里，有气无力，咬牙道：“你别以为我好心救了你，你就可以白吃白喝耍无赖。没钱就给我做小工，没名字我给你起一个。我满院子都是木头，你从今起就叫木头了！”

她自然是不等他答了，转身出去时，将那破木门摔得“咣”的一响。

第二天一早，天刚蒙蒙亮，苏离离起床洗漱。

晨曦中的后院静谧清新，从井里汲来的水流晶泄玉般从她指间滑过，凉凉的触感让苏离离玩心忽起，一扬手，一串水珠洒了出去。仰头看见院外的一棵黄桷树，正抽着嫩黄浅绿的新叶。

古来文人骚客多爱咏春伤秋，苏离离独不喜秋天。天气实如人之心性，隆冬严寒，盛夏酷暑，都是至情至性，毫不做作。春天万物欣然，如人微笑；秋天却似幽闺怨妇，虽是色衰伤情，偏不肯痛快零落，只哀婉个没完。

苏离离洗完脸，略略浇了一下菜地，觉得离那怨妇还有大半年光景，心情甚好，提了水便去厨房做饭。不多时，便端了碗甜米粥，推开了角落里那间小屋的门。那块木头睁着眼，望着屋顶斜翘出来的一块板子，见苏离离进来，目光勉强落在她身上。



苏离离将他扶坐起来，自己坐在床沿，用勺子搅着粥，香糯清甜。那人脸色不似昨日蜡黄，然而仍苍白得没有血色，唯有一双眼睛仍清冷犀利。苏离离将勺子伸到他唇边，他便抬手道：“我自己来。”声线低沉，却带着沙砾相撞的清越。

苏离离离开他手，冷笑道：“自己来？一会你就得离了这里！”

他并不表示讶异，只眼神微微一沉，苏离离顿了顿，接道：“搬到东面那间空屋去，嘻嘻，你也自己来吗？”

这本是个小玩笑，他却很不赏脸，抿着薄唇道：“为什么救我？”

苏离离觉得此人防备之心太过，性子又冷，便也收了玩笑的态度，正色诚恳道：“不是我要救你，是你要死在我门口。你若死在我隔壁的门口，我连花板的薄皮匣子都不送。既救了你，你在一天，我不会饿着你冻着你，但你若有仇家寻到这里，我也护不住你，这是你的命。你明白吗？”

苏离离说得分明，他听得清楚，点了点头。苏离离展颜一笑，赞道：“这样好，我喜欢明白人。”她舀起一勺粥送到他唇边，“昨天刚拉回木材，吃了饭我还要忙。这屋子潮，你筋骨有伤，住久了会落下病根。东面还有间厢房，堆着东西，一会我收拾了，你住那里去。”

她再舀一勺，又喂到他唇边：“你叫什么，当真不说，我就叫你木头了。”他竟又点了点头，苏离离便笑道：“木头，你多大了？这总不是秘密吧。”

木头注视苏离离半天，缓缓吐出两个字：“十四。”

“你的伤一时半会走不了，以后叫我少东家吧，过两天再看你能做什么。”苏离离淡淡道。

“我？”木头惜字如金。

苏离离眉毛一挑：“难不成我白养着你？你要觉得叫东家折了你的身份，叫我大哥也成。”

“你？”他声音更高。

苏离离不再应他，端了碗要走。木头打量她两眼，闷声道：“你多大啊？”

苏离离嗤笑出声：“还不服气，你十四，我十五，你不该叫我大哥吗？”

吃完饭，苏离离便烧了热水，让程叔提到澡间，将木头擦擦洗洗，换药。木头腿上有伤，打着木夹板，身上也多处外伤，一洗洗了大半个时辰。趁着他梳

洗，苏离离腾出东屋，扫净积尘，铺了洗净的棉褥。虽是最普通的蓝棉布，却散发着淡淡的洁净气息。少时，程叔将木头背了过来。苏离离多的是男装，捡了两套给他，木头穿着有些嫌小。

苏离离扶木头倚床坐好，伸手推开了一旁的窗户。太阳已升了起来，阳光慷慨地洒进房中，照在木头脸上。木头合上眼，微仰着头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仿佛隔世重生。苏离离见他舒展开来的样子，心底似有泉水细细流动，柔声道：“等你伤好了，我带你去郊外逛逛。”

木头微微睁开眼，阳光映在他眼睫上，像镀了一层金。他唇角轻轻扯起一道弧线，笑容虽浅淡，却如和风暖阳。苏离离抬头看去，窗外三分春色，平添了一分。

棺材铺子的生意从不会门庭若市，也不会颗粒无收。苏离离的铺子在如意坊的最尾端，因为她家的棺材做工精良，在京中小有名气。

她家棺材柏、樟、松、楠，应有尽有，方圆阔窄，各成气象。雕花意态峭峻，彩画栩栩如生。板间严丝合缝，滴水不漏，用朱砂打底，大漆罩面。几道漆下来，棺木锃亮如鉴，曲指一叩，声如珞玉。

苏离离对着账本订单安排活计。每天上午木工师傅过来把板裁得曲直合度，张师傅援刀雕刻，苏离离调漆勾绘，程叔拉板送货。生意不徐不疾，不饱不饥。

木头既不肯吐露一字，苏离离便一字不问，只对人扯谎说木头姓木，雍州人，家人死在战乱中，他孤身流离，落脚在此，留在店中给程叔帮把手。

世间一隅静好，却是乾坤缭乱。放眼天下，各州兵马并起，因怕担了反叛之名，成为众矢之的，还不曾有乱兵入京。外面州郡已是兵荒马乱，四野奔逃。个把流民，官府不管，百姓也见惯不怪。木头之事也就被苏离离顺理成章地遮了过去。

程叔抽空，做了两支拐杖。月余之后，木头伤势稍愈，虽整日沉默，偶尔也挟着两拐杖，单着一只脚，在院子里走动。苏记棺材铺，前门临如意坊，后角门却在百福街。苏离离平日坐在大堂，偶尔往后院看看活计。后院九丈见方的空地便是做棺材的地方。从左至右，从整木到成板，零落散放。

院子东西分厢，各占两间。苏离离住在西面第一间，隔壁却是个大书房，四



壁书橱，积尘厚薄不一。木头随手翻出几本，却是天文地理，人物杂记，经史子集，无所不包。东面厢房第二间住着程叔，第一间如今便是木头住。

从窗户望去能见着一块葱翠的菜地，是个院外之院，从东墙小门就可走到那里。院里一口水井，波澜不惊。井侧却是一道葫芦架隔出的阴凉，葫芦蔓攀着架子，正作势要结果。白墙青瓦外，长着一株粗壮的黄桷树，正挂着满树黄桷兰，清晨落入院中，幽香四溢。一墙之隔，意趣横生。

木头行走不便，更帮不上什么忙，常拈上本书，坐在小院晒着太阳看。这日午后，院落寂静。苏离离对了一遍订单上各家棺材的进度，一一记了，闲下半天来，便去后院洗两件衣服。

她挽了半截袖子，白皙的皮肤映在水里，明澈得晃眼。她在搓板上揉着衣服，抬眼见木头坐在那葫芦架下，不眨眼地看着自己，苏离离微微一笑，问：“木头，你知道什么叫做棺材脸吗？”

木头眼神如感应到不妙，应着她声音就暗了暗。苏离离已接着说道：“你若是块木头，我把你砍砍削削做成棺材，倒应了你成天挂着的这张脸。你既是人，这脸便该笑时笑，该哭时哭，该悠闲时恬淡适意。我这铺子只卖棺材，别人见了你，还以为我额外奉送哭丧的孝子贤孙。”

她一番抢白，木头的表情非但没有灵活生动起来，反而越发“棺材”了几分。苏离离眼波流转，笑意怡然，牵起衣裳抖了抖，散晾在竹竿上。正泼了水拿着盆子要往里走，后角门上敲了三响，有人扯着嗓子喊苏离离。

苏离离放下盆子去开门，一个短衣乱发的方脸少年扛着根扁担站在门外，这人正是这百福街上的闲人莫大。十七八岁的年纪，有娘生没爹养，整日混迹市井，干的营生并不那么光明。苏离离觉得他义气，不论他做什么，也结交起来。

莫大晃着扁担进来，苏离离奇道：“你不在正堂叫我，跑到这后角门来。恰好我在这儿，不然叫破了嗓子也未必听得见。”

莫大咧嘴一笑，露出白森森的牙：“棺材铺子的大门那是买棺材的人进的，谁没事去找晦气。”

苏离离便赶人：“是是，我这里晦气，你快快找个吉星高照的地方去。”

莫大一眼看见木头坐在那葫芦架下，虽穿着布衣素裳，跷着一条腿，却掩

不住清高态度；虽不发一言，却足以令人自惭形秽。世人有高下之分，有贵贱之别，有时是超越性格与心志的。见着比自己优越的人，往往心生愤恨；待见这人落难，便心喜意足。无论欢喜与仇讎，总不能弥合差别，共做一群。这，也许就是所谓的阶级。

而莫大，一眼瞧见木头便不顺眼，对苏离离道：“听说你上次救了个叫花子，就是这小子啊？”

木头斜斜地靠到椅子背上，也不见恼怒，只默然不语。苏离离叹口气道：“他家人离散，可怜得很，我认了他做我弟弟，你别叫花子叫花子地喊。”

莫大皱起眉头道：“本来就是叫花子，敢做还不让人说吗？”

苏离离扬头看了他两眼，皱了眉，对木头道：“这是街对角莫家裁缝店的莫大。莫大是个混名，”她转头看了莫大一眼，抑扬顿挫地说，“他大名叫莫寻花。”

木头原本一语不发，此时却极有默契，不咸不淡道：“名字风雅，兼且凑趣。”

莫大顿时涨红了脸，大是不悦道：“离离，你……”

苏离离和蔼地笑着：“什么你你你，我还不知你口吃。”她转视木头，款款道，“莫大哥的爹爹早年逛窑子，与人争风时失手丧命。她娘亲开着个裁缝店拉扯两个儿子，给他取名叫莫寻花，他还有个兄弟，叫莫问柳。”

她清脆地落下最后一个字，木头眼睛也不抬，毫无起伏地接道：“真是字字血泪。”

苏离离“哈”地一笑，只觉木头被她刻薄时无辜得可爱，损起人来也不差分毫。

老子逛窑子被打死可谓窝囊，儿子偏还给取了这么个富有纪念意义的名字。莫大生平最恨的便是别人叫他莫寻花，苏离离今天偏要揭他短，顿时在木头面前矮了气势，苦脸道：“你就这么护着他，他给你银子了？”

苏离离擦着手道：“我说了，他是我弟弟。你找我有事？”

莫大道：“我听人说定陵太庙闹鬼闹得厉害，今晚想去捉一捉。即便捉不着，也可以见见世面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瞧瞧。”

苏离离大笑：“你去挖坟盗墓我还信，捉鬼？你骗鬼吧。”



“你该不会是胆子小，不敢去？”

苏离离笑得摇头：“我不受你激，大半夜的不睡，跑去墓地闲逛。你要去，我别的没有，看在朋友分上，大方一回，杉木的十三圆倒是可以白送一具。”

莫大“呸”的一声啐在地上：“你也太不仗义了，这不是咒我。”见木头望着他吐的口水皱眉，大声笑道，“我以为你照顾这瘸子弟弟肯定闷坏了，才趁着天气好，约你出去逛逛。你既不想去，那就罢了。”

说完抬脚要走，苏离离叫道：“等等。”她黑白分明的眼珠子，水润光泽，斜眺着一转，道，“我至多给你放个风，说吧，晚上什么时候？”

“酉时三刻，我在这角门外等你。”莫大指指角门，大步而去。

苏离离应着，回头见木头默然地看着莫大去远。苏离离扑到他椅边，蹲下笑道：“好木头，你别告诉程叔。我悄悄地去，悄悄地回来。”她一声“好木头”叫得未免有些亲热，直把木头叫得皱起了眉。本是光润华贵的椴木，也皱成了横七竖八的黄杨渣子。

苏离离不管他冷淡，按着他右腿无伤的膝盖摇了摇，一脸谄笑地站起来，端了盆子进去了。

这天苏离离吃罢晚饭，在院子里逛了逛，便说头疼，早早回房里歇息了。临去时，程叔毫不察觉，木头摆着一张棺材脸横了她一眼，被苏离离瞪了回去。

她回房里换了身深色的短衣，扎上裤脚，绾起头发，扮作个小厮模样。天刚蒙蒙黑，探头一看，程叔与木头已各自回房，白纸糊着的窗棂上投来淡淡灯火。苏离离踮着脚尖，猫一样走过正院，蹑出后院角门。

门外莫大牵着匹马，背了个包袱，包袱束得很紧，只有一把方便铲的铲头露在外面。见了她，翻身上马，苏离离便也踩了蹬上去，抓住他腰带。一路越走越荒凉，苏离离问：“你娘的病还没好？”

莫大叹气：“怕是好不了了。”

“二哥还是没有消息？”莫问柳离家一年，音信全无。

莫大摇头：“没有消息，且再等等看吧。”

少时到了定陵，莫大早已踩好了点，引着苏离离穿丘越陵，往最偏僻的角落而去。定陵是皇家历代帝王后妃，文武大臣的陵寝，也是藏金葬玉的宝窟。苏离离等着他辨方向时，不知让什么蚊虫咬在了手上，一边抓着，一边皱了眉